



人类学与中国传统

徐杰舜 许立坤 主编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人类学与中国传统 / 徐杰舜, 许立坤主编.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 - 7 - 105 - 10101 - 6

I. 人… II. ①徐… ②许… III. ①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国 ②传统文化—研究—中国 IV. C912.4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86378 号

人类学与中国传统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电 话: 010 - 64271909 (编辑室)

010 - 64211734 (发行部)

<http://www.mzcb.com>

印 刷: 迪鑫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63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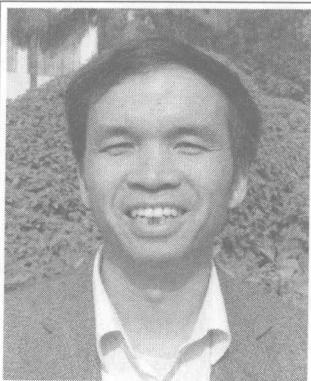
印 张: 10.5

印 数: 1500 册

定 价: 35.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0101 - 6/C · 309 (汉 271)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许立坤教授

前 言

传统，既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内涵，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底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风俗、风情、风韵和风貌，往往是由传统决定的。我在大学历史系求学时，就深知传统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中的地位和重要。工作二十多年来，在广西社会主义学院从事统一战线理论的教学和研究中，因统一战线与民族凝聚力紧密相关，我一直关注传统文化对人们的影响和作用，不断地感受到在这个世界上，传统作为以前时代留下的一种文化，你可以超越习俗和限制，但不能无视传统的存在和影响。

2008 年年初，新上任的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常委、统战部长黄道伟同志提出“经济统战”、“文化统战”、“和谐统战”的工作思路，特别是提出要加强“文化统战”后，我们广西社会主义学院的领导敏锐地意识到这将是一次重大的理论创新。现在提出的“文化统战”与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提出的局限于文化界的“文化统一战线”相比，内涵上要宽泛得多，今天的文化统战应该是大文化、大统战。应该定位在以文化的力量推动统一战线工作。因而提出要抓紧编写一部《文化统战概论》，为全区文化统战工作提供理论支撑。并决定由我担任主编，组织一批科研骨干尽快完成这一本书的编写任务。接受任务后，我广泛地涉

猎与文化有关的各类书籍，竭力寻找文化与统战的交汇点。在冥思苦想中，“文化认同”——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关键词，给我带来了灵感。李瑞环曾提出，新时期统一战线有三个圈，或者说三个层次。“第一个圈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下，把大家团结起来，这主要是指大陆，当然，海外不少人也赞同；第二个圈是祖国统一、“一国两制”，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把大陆和台港澳地区一切爱国的人们团结起来；第三个圈是中华民族的复兴，这是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决议中的话，这个圈包括了国内，也包括了海外华侨、华人。”采用当今学术界流行的社会认同理论，统一战线在这三个圈中分别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推进政治认同、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那么要推进这三个认同，靠的是什么？就是文化！这就涉及到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一切社会认同的核心和基础。毫无疑问，《文化统战概论》一书的理论支撑就是文化认同理论。

顺着这一思路，我开始系统学习文化人类学理论，并重回师门，再请徐杰舜教授给我补课。徐杰舜教授是我大学时教中国民族史的老师。他是一位非常爱学生的老师。当时他正在筹办首届全国汉民族学术研讨会，我写了一篇《论汉民族自我意识在元灭民兴中的作用》的论文，他大加鼓励，当即推荐我参加了研讨会，并力排众议，将文章收入会议论文集。毕业后，虽时有联系，但学术交流少了。不过我知道他在人类学领域已颇有建树。当我正式向徐杰舜教授提出回归师门时，他高兴地接纳了，并随手列出了一串书单，建议我认真看看近年来他主持的几次关于“人类学与中国传统”的学术座谈相关资料。他强调，文化统战涉及的文化认同，很大程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

徐杰舜教授说的近年来他主持的几次关于“人类学与中国传统”的学术座谈，是从2007年开始的。2007年初，《光明日报》国学版召集了由徐杰舜和梁枢主持，有叶舒宪、彭兆荣、徐新

· 4 · 人类学与中国传统

建、王铭铭等人类学家参加的座谈会，从人类学视野谈国学。不久，《光明日报》国学版以《来自人类学的声音》为题，发表了这次座谈会的主要内容。随后，徐杰舜教授以《光明日报》的座谈会为起点，以人类学者特有的眼光和洞察力，敏锐地判断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已出现拐点，即从本土化转向中国话语。从而紧紧抓住这个学术主题，以锲而不舍的精神，找学者访谈人类学的中国话语和中国体系，并在学术争鸣中，捕捉到了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主脉。他说，“‘人类学的中国话语’问题的提出，引起了各方的激烈论争。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未来走向的命题。同时，问题也不止于此。在‘中国话语’论争的表征背后所触及到的，应该是一个更为坚实和更为深刻的基底——中国传统。人类学如何面对多元一体的中国传统？这涉及到中国人类学研究的理论诉求、方法范式以及现实关怀等一系列值得我们共同思考的问题。”确实，为什么人们会对人类学的中国话语有这么大的分歧？“根子在对中国传统的认识和理解上。”为此，作为中国人类学高级论坛的秘书长，徐杰舜教授有了使命感。决定围绕以下主题开展一系列小范围、高层次的学术对话，即：“中国传统：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学术宝库”；“中国传统的多样性”；“中国传统面对当代问题的解释力、行动力和解决力”；“回归人类学：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必然逻辑”。从成都第六届人类学高级论坛的圆桌论场开始，先后在成都、南宁、广州和武汉主持了“人类学与中国传统”座谈会，前后约请了当前我国人类学界30位学者参与讨论。

按照徐教授所列书单潜心研读相关人类学必读专著后，我反复细阅了上述座谈会的原始记录材料，并沉浸其中。我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激情、冲动，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享受。做学问的细胞又重新被调动起来了。对人类学，对中国传统，我有了新的认识。

为什么我们对传统文化不自信，原来我们心中有个“魔”

人类学特别是文化人类学是一门透过研究文化差异性、相似性而探寻文化本质的学科。如何符合逻辑地、合理地阐述和解释文化的差异性，是人类学家首先面对的核心问题。早期的进化论假设了人类文化的单线发展历程，将不同的文化纳入进化的不同阶段进行考察，将人类文化的共时性差异转化为历时性的阶段性差异，在这种认识论前提下，不同于当时资本主义文明的一切文明或文化形态，都被不同程度贴上“野蛮”、“落后”的标签。这样的一种进化论阐述，掩盖了人类文化多样性存在的价值和发展之路的多样性可能，早已为后来的人类学家所扬弃、超越。20世纪20年代，功能学派即已批评了早期进化论“构拟历史”的局限，转为探讨文化满足人们需要的命题。至20世纪70年代，随着阐释人类学的兴起，人类学家们研究旨趣更为集中于对不同文化“意义”的寻求。今天，“人类的文化乃是多样性的存在”已成为人类学界普遍的共识。了解人类学理论发展的这一段历史，我豁然开朗了。过去我们受早期进化论的影响太深了！“某某少数民族解放前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阶段”；“某某少数民族解放前处于封建社会早期”；“中国的封建社会漫长，中国的传统文化总体上是封建文化。”这些都是我们在教科书中常见的叙述。难怪，总有那么多的国人对我们的传统文化不认同；难怪，面对西方文化我们总是没有底气，原来我们心中有个“魔”。这个“魔”就是早期进化论的进化阶段排序表，在这个表中，我们的传统文化排在了西方传统文化的后面。这个“魔”是怎么进入到我们的心的，就是通过学校，通过我们的教科书。甚至我在想，正是这个“魔”，成全了西方的文化霸权或者说西方文化的“道德至高点”。

学习人类学理论：可以驱除我们心中的“魔”

普同论、整体论、相对论是人类学在其学科发展中积累的基

本方法论。普同论强调世界上现存的人类都属于同一属，任何一个人群都不比其他人群更为先进；人类文化在存在差异的同时也拥有许多共同的文化要素。整体论强调文化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强调要将微观的社区研究与更大规模的外部世界联系起来。相对论强调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性和充分的价值，认为一切文化的价值都是相对的，对各该群体所起的作用都是相对的，因此文化谈不上进步或落后。正如叶舒宪在座谈中所说的“每一种文化都有独特的价值，彼此之间没有优劣高下”。以普同论、整体论、相对论等人类学基本方法论去认识、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可以除去我们心中的“魔”，树立起文化自信，同时又可以避免走向妄自尊大的另一个极端。也就是徐新建教授说的“要警惕以国学取代西学，追求新的霸权”。

从人出发、探讨人性：人类学学科取向与中国传统价值取向的高度契合

人类学本来就是一门从人出发，研究人和人的一切行为方式的学问。人类学致力于探讨人性（如善恶、美丑等），无论从其传统议题，还是从其现实的关怀看，这一学科的人文取向极为突出。

而中国传统同样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从人出发，从而少神性而多人性。对此，徐杰舜在 1992 年出版的《汉民族发展史》中说过：以儒家思想来说，孔子十分重视“天”，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① 即天有无比的权威，俨然是有意志，有人格的神，是世间万事万物、凶吉祸福的主宰，所以，他不仅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②，而且主张“畏天命”^③。在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孔子所言之“天”，不是神性的“天”，而

① 《论语·八佾》。

② 《论语·颜渊》。

③ 《论语·季氏》。

是人性的“天”，这是春秋时代“天”的神圣性受到广泛的亵渎，神性之“天”的影响不断下降，人性之“自然之天”、“理性之天”的观念不断发展的结果。

从孔子人性的“天”出发，孟子明确提出了天人相通的“天人合一”说，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① 其意就是说充分发展善良的本心，即是懂得了人的本性。懂得了人的本性，就懂得天命了。保持人的本心，培养人的本性，这就是对待天命的方法。短命也好，长寿也好，我都不三心二意，只是修身养心，等待天命，这就是安身立命的方法。可见孟子的“天人合一”说，进一步减少了“天”的神性，扩大了“天”的人性。到了宋代，孟子时仍有一定神性的“天”，被宋代理学完全人性的“天”所取代。在这里人与超自然力量的关系在“天人合一”中找到了平衡点。文化是会积淀的，儒家天人相通的天命思想积淀在中国人的文化底蕴之中，产生了两种重要人文特征，一是认“命”敬“天”，二是宗教观念淡薄。这都是人类学视野中中国传统所具有的人性特点。而这是人类学以人为本的基本出发点。

三重证据法：打开中国传统文文化之门的一把多功能的钥匙

人类学还可以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提供具体的研究方法。过去研究传统文化，主要依赖文化典籍中的文字记载。商代甲骨文出土后，人们重视考古发现的材料，王国维称之为二重证据法。而人类学通过大量田野调查而收集到的“留在今天许多地域的草根的文化”，叶舒宪教授称之为第三重证据。他还说：按照中国的学科传统，“史学主要从书本上考证，考证传统就是考证书本。”“考古学只是挖，挖完了考古测量报告一完基本上就没了。”

^① 《孟子·尽心上》。

而按照人类学三重证据法，将三重证据融会贯通，对于我们了解历史真象，探究文化精髓，无疑多了一层把握。三重证据法为我们打开中国传统文化之门提供了一把不是万能也是多功能的钥匙。

此外，徐新建教授在座谈中提到的关于中国传统分层（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大传统和小传统、汉传统与非汉传统、国家传统跟地方传统）的理论视角，对于我们多角度地透视中国传统文化不无裨益。

中国传统可能构成人类学的一个体系

人类学切入中国传统，这就有可能构建出一个人类学的中国体系。对此，我赞同朱炳祥的分析，他说：如果说存在着人类学的中国传统，可以有以下四个方面：(1)“研究对象”意义上的人类学的中国传统。西方人类学者早期比较注重于研究异文化，研究无文字社会的文化；而在我们这里则注重研究本文化，研究有国家的社会中的文化。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之所以被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就是因为研究的是本文化，研究的是具有高度文明、高度复杂的文化，而且这种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张光直等一批学者还认为中国文化是更具一般性的文化。研究这种更具一般性的文化当然可以形成某种传统。(2)“研究趋向”意义上的人类学的中国传统。由于各种原因，某一国度的人类学者研究趋向总有差异。如英国人类学者比较注重于社会结构、功能的研究，将人类学称为社会人类学；美国学者则更重视文化的研究，称为文化人类学。还有德国传统，法国传统等等。研究趋向与研究者是结合在一起的，中国人类学者有着共同的大文化背景，面对着历史与时代的共同课题，有着某种共同的研究趋向，可以形成某种中国传统。当然，由于一些学者以往过度地关注与欣赏西方传统，而对于这种中国趋向并不是很自觉，故而这种趋向并非如英、美、法等以国别为区别人类学研

究趋向已经成熟，而是正在形成与追求之中。（3）“本土文化”意义上的人类学的中国传统。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非常悠久，在这种文化传统之中，也蕴藏着深厚的人类学思想。正如存在着中国哲学史、中国政治学史、中国社会思想史一样，也存在着中国人类学思想史。可以从中国悠久的人类学思想史中来建构与西方不同的人类学中国体系。中国文化传统中有“致中和”的思想，有“一分为三”的思想，有“天人合一”的思想。这些重要思想既是哲学的思想，也是社会学的思想，也是人类学的思想。当然，并不是将这些现成的概念搬进人类学著作中来就是人类学思想了，但起码可以说，这些重要概念中包含着深刻的中国人类学思想。（4）“古代民族志”意义上的人类学的中国传统。古代民族志是指古代的中原地区的人描述的异文化著述。如：《华阳国志》，《山海经》，《西南蛮夷列传》等等。

总之，徐杰舜教授发起的有关人类学与中国传统的讨论，小规模，高层次，约请的是当今人类学界最为活跃的学者。由于采用的是谈话方式，形式散些，但形散而精聚。始终没有离开人类学与中国传统这一主题，始终体现了中国本土人类学家对中国传统的文化自觉。也正是这种“头脑风暴”，撞击出了许多火花，给人以启迪。作为一位受益者，也作为徐老师的学生，我极力建议他将这一年来的讨论汇集起来，公开出版，并愿意为之做一些工作。这就有了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一本《人类学与中国传统》。我相信凡是关心中国传统的读者对这本书一定会感兴趣的。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缘起：人类学与国学的讨论	1
第二章 初探：人类学中国体系的讨论	53
一、构建人类学中国体系	55
二、人类学中国话语的反思	88
三、拐点：从本土化到中国话语	129
第三章 争鸣：人类学中国话语的讨论	151
一、第六届人类学高级论坛	
圆桌论坛纪实	154
二、第六届人类学高级论坛	
观察员评论纪实	193
第四章 对话：人类学与中国传统的讨论	199
一、面对世界的中国传统	201
二、中国传统的解释力、	
行动力和解决力	229
三、中国传统的多样性	260
四、关注中国传统是人类学	
学科关怀的必然	282
第五章 结语：讨论刚刚开始	311
后 记	315



新乡土中国——新农村建设武义研究课题评审会
——《浦江三源（李阳）》

第一章 缘起：人类学与国学的讨论



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在经济上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社会也进入了繁荣时期。此时此刻，中国更需要凝聚人民的思想，更需要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那么，靠什么来凝聚人民的思想，靠什么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呢？正是在这个大的背景下，国学悄然复兴并再次形成热潮。国学复兴的态势，2006 年 1 月 10 日《光明日报》国学版的创刊可以佐证，该版主编梁枢先生有《〈国学〉版二三事》一文记述说：

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发生很多事情，从数量上看，小事情多，大事情少。而我，一个普普通通的报纸编辑，却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接二连三地与“大事”约会。作为亲历者，有两件“大事”让我毕生难忘。

2006 年 1 月 10 日，《光明日报》国学版第一期推出了。早在筹办时期，我就听传达说这是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要求创办的，并对此作出了重要指示。创办国学版是新中国成立 50 多年以来，国内报界的首次，也是《光明日报》在新时期坚持正确导向，进一步突出特色的创新之举。我深感责任重大。为了这块版，当时跑了多少路，拜访了多少位学者，给多少个朋友打了多少个电话——时至今日，都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 1 月 9 日上午，我把

最新的一张大样送到总编辑那儿。他接过去，眼神径直地朝右上角的“致读者”看去。他看报纸，而我则在一旁屏住呼吸看他。在此之前，这个版的所有文字他都仔细审过了，只有“致读者”是头天晚上我“现编”出来的。

他一边看一边读出声来：“国学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这个家很大，它不仅凝聚了中华文明的五千年历史，也将承载 13 亿中国人的未来……”读完了，他把眼睛从报纸上挪开，看了看我，点了一下头。我这才喘了一大口气，接着又不放心地问道：“行吗？是不是太简单了？”他一摇头：“不，就这样。”接着他抽了一口烟，调侃道：“长得五大三粗的，写出的东西还挺秀气。”

转眼到了夏天。有一天我去北大资源大厦的“俏江南”参加一个私人聚会。在座的除了几位朋友，还有一位是新浪网的副总裁。酒过三巡，气氛热烈起来，一直没怎么说话的新浪网副总裁也渐渐变得活跃了。他告诉我们，新浪网最近想推出一个新概念：博客圈。就在几个人议论声中，他把目光转向了我，说能不能请一些从事国学研究的学者加盟，共同成立一个国学博客圈，提高一下新浪网的文化品质。这一消息引起我的注意。新浪网是当今国内最大的门户网站，如果我们在那里建立一块宣传国学的阵地，那将是对《光明日报》国学版影响力的一种有效的延伸和扩展。这对报社有好处，对作者有好处，对大众也有好处。我向副总裁表示，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请到 50 位学者。他听后很兴奋，说：“我们以前也曾找过好多知名学者，希望他们在新浪网上开博客，但都被他们婉拒了。如果你们真能请到 50 位学者，那将是新浪网最重量级的博客圈，完全称得上是一个文化事件。”

20 天之后，我请到了 100 位国学界的一线学者。2006 年 7 月 28 日，新浪网以《百位学者打造新浪国学第一圈》为题，转载同日《光明日报》2 版刊出的一则消息（题为《国学成为新浪网最重量级博客圈》），标志着“乾元国学博客圈”在新浪网正

式开通。当天在新浪网上浏览这条消息的网友为 192 万人。

又过了 12 天，也就是 8 月 9 日，新浪网方面告诉我，截至下午 16:30，乾元国学博客圈的独立用户访问量已达 500 万，总访问量 2500 万。

2006 年 8 月 10 日上午 10:30，新浪网的视频直播间里，第一次迎来了来自国学界的学者嘉宾：汤一介、牟宗三、干春松、杨立华。而在此之前，这里一直都是那些耀眼的超级“明星”们亮相的舞台。由我担任特邀主持的这场面向全球直播的访谈共进行了一个小时，在线观看的网友达 178 万人。

有缘的是，2006 年 8 月 28 日梁枢应浙江省武义县委和县府的邀请，参加了由我主持的课题《新农村建设武义模式研究》的评审会。会后在杭州机场候机时，我们谈起了国学的兴起，谈起了《光明日报》国学版的创刊。梁枢还问了人类学界对国学的看法，我向他介绍了人类学界对国学的理解和解读正是人类学本土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介绍了我访问中央民族大学王庆仁教授讨论人类学与国学关系的情况。梁枢听了很感兴趣，要我把访谈稿传给他看一看。经过这一次交谈，我们都很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社会需要国学。

梁枢看了我与王庆仁教授讨论人类学与国学的访谈稿后，提出能否多找几位人类学家一起以“人类学与国学”为主题座谈一下。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几经努力联系上了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叶舒宪教授、北京大学的王铭铭教授、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四川大学的徐新建教授，于 2007 年 1 月 20 日上午，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一间办公室里举行了人类学与国学的讨论。这次讨论由徐杰舜和梁枢共同主持，参加者还有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郑任钊博士、博士候选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林敏霞和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黄悦，《光明日报》国学版编辑柳霞。这次人类学与国